

白天看牙，夜晚爆梗： 用潮汕话讲脱口秀的女牙医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哈

傍晚6点，汕头龙湖区的一家口腔诊所里，最后一名患者起身离开。燕子把诊疗台上的器械逐一清理归位，摘下口罩，低声和同事交代第二天的预约情况。诊室恢复安静，只剩下消毒水的气味。

2小时后，在城市另一端的商场剧场，灯光亮起，百余位观众陆续入座。燕子站在后台，默背早已烂熟于心的稿子。随着出场音效和观众掌声响起，她简单整理衣服，一路小跑上台，拿起麦克风。

“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”一句地道的潮汕话问候。

台下传来欢呼声。

从诊所到舞台：一位牙医的“跨界”

燕子，这位经营着两家口腔诊所的医生、母亲、妻子，在近40岁时站上了脱口秀舞台，用幽默温和地抚平生活的琐碎与情绪的褶皱。白天，她是手持器械的医者，面前坐着的是一个个患者；夜晚，她是手握麦克风的表演者，台下坐着的是一群听得懂她每一个“土话梗”的家乡人。

“我的理想曾是当玩具厂老板娘，威风！后来家人说，要读书，将来‘靠嘴吃饭’。于是我去读了口腔医学，现在又来讲脱口秀。”一个简单的“包袱”落地，轻巧地串联起她的人生轨迹，燕子站在聚光灯下，从容地等待掌声响起。

时间回到3年前，汕头“分子喜剧”的开放麦舞台上，燕子攥着近千字的稿子，手心全是汗。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脱口秀演出，主题是“练普通话”，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，她的普通话带着浓重乡音，一开口就逗笑了观众。“稿子不够字数要求，我把和审稿老师的对话都写进去凑数，没想到这尴尬本身成了第一个笑点。”

彼时的她，作为家中长女从小就很少独立，2005年从口腔医学专业毕业后，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，当过几天玩具厂老板娘，随后经营起自己的诊所……她将家庭和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，过着“一眼能望到头”的安稳生活。

这份安稳背后，曾藏着情绪困境。“我们这代潮汕女性，大部分还是很传统的，贤妻良母，一辈子为家庭付出。很多事情你只能忍，因为‘家和万事兴’。”她坦言，“有些情绪，在日常生活中无人诉说、无处安放。”

“我很喜欢看《脱口秀大会》，杨笠、

鸟鸟等女演员的表演点醒了她：“原来女性也能在台上犀利地表达，还能被这么多人倾听。”

那时，恰逢“分子喜剧”招募新人演员，最初她只是抱着“试试看”的心态报名培训，一两个星期上一次课，写一两百字的片段在课上分享，就这样，她成为班里最特殊的学员：年龄最大，还身兼两家诊所的经营者和医生。

“逗人笑比看牙难多了，平时要面对的只是患者和同事，而舞台下是许多观众期待的。”2022年3月9日晚，燕子第一次站上开放麦舞台，她一开口，台下就有人笑了。五分钟的演出时间里，场子没有“凉”下来。

脱口秀演员、燕子的导师姚远说，“第一次开放麦时，燕子姐很紧张，能感觉到她在努力寻找某种喜剧路径，但没有方向。直到她第一次开专场时，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特点。”

演出的成功，让燕子找到了情绪的出口。“把那些没机会对人说的、难过的事写成段子讲出来，其实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。”她的素材来自生活：吐槽老公的“小毛病”，讲孩子叛逆的烦恼，聊潮汕习俗里的趣事，甚至把诊所里的经历改编成梗。“有次讲‘玩具厂老板娘’的段子，说很多潮汕女性名义上是老板娘，实则要当‘保姆’，事无巨细，操持家里外，观众反响特别热烈。”这种共鸣，让她坚定了走下去的决心。

“上台‘死’一遍”：在冷场与掌声中成长

对燕子来说，每一个“炸场”的段子，都经过了“上台‘死’一遍”的淬炼——这也是行话，指“带着新段子直面观众，接受最直接的反馈”。



燕子 受访者供图

她最难忘的一次冷场，讲的是关于“女司机受到偏见”的段子。“开放麦试讲时效果不错，正式演出时台下却一片寂静。”观众们严肃地看着她，没有笑声，没有掌声，“只能硬着头皮把段子讲完，下台后特别挫败。”后来她才明白，“脱口秀要轻松，太沉重的话题会让观众有压力”。

作为团队的核心演员之一，她需要一两个月产出一篇15分钟左右的新稿子，约2700字，“潮汕话有很多俚语，比如‘吃’这个字，不同情绪下有三种说法，翻译成普通话就没那么丰富，只能不断靠口头调整，这里冷场了就换梗，那里掌声短就补充细节。”

她每月有4-5场演出，总共约100分钟。白天，她要在诊所里坐诊、处理繁杂的事务；演出安排在晚上，结束时往往已接近夜里10点。对中年的她来说，这样的节奏并不轻松。好在，家人支持她勇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。

2025年5月，她的首场潮汕话脱口秀专场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上演，恰逢“五一”假期，现场座无虚席。有专程从揭阳赶来的粉丝，晕车也要到场支持；有女儿带着妈妈来看；爱人蔡先生也特意到场支持，他带来了自己的兄弟朋友，坐在台下听她“吐槽”自己，跟着观众一起大笑，还表示“可以再吐槽得狠一点！”

如今，她的演出足迹不仅限于汕头的两家剧场，还延伸到澄海、潮州、普宁等地，“周边地区的观众会期待我们过去，就为了听地道的潮汕话脱口秀。”对她来说，讲完一场脱口秀就像做了一次“心灵按摩”，“当你获得过一次掌声，就会‘上瘾’，会忍不住想象它下一次响起的时刻。”

打破标签：方言脱口秀里的女性力量

“朴素，像邻家姐姐。不刻意用浮夸辞藻，也不找刁钻题材，她从生活出发，用最日常的方式表达她的故事，观众觉得很有亲切感。”这是姚远对燕子表演风格的评价。

在潮汕话语境里，很多生活经验比如性别分工、代际关系等，无需过多解释就能被观众迅速理解。燕子发现，同样的内容用潮汕话讲出来，节奏更快，情绪更密，还自带幽默感，更容易引发共鸣。

她所在的“分子喜剧”，创立于2021年，是潮汕地区第一个脱口秀厂牌。在方言脱口秀的流行趋势下，“分子喜剧”也取得了在地化的成功。近两年，成员们在逐步增加潮汕话演出比例，无论是拼盘演出还是个人专场，方言场次的上座率和现场反馈都更为稳定，观众年龄层分布也更广泛。

“我的观众里女性占大多数，很多是

年轻女孩带妈妈来看。”母亲节专场时，全场几乎都是妈妈，“她们平时有情绪只能忍，在这里能笑着释放，这就是我的价值。”有人在网上评论：“潮汕女人不能向她学习。”燕子看到后反而笑了：“这说明我确实打破了一些东西，我只是把自己的经历和观察讲出来。”

在社交平台，不少观众在观演记录中提到：燕子的表演让她们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文化氛围；作为在潮汕长大的女性，非常有文化共鸣；在“不按套路出梗”的方言表达中，她展现出中年独立女性的冷静与温和……

燕子并不刻意把这些反馈上升为价值意义。“我不敢说代表了某一类女性，潮汕女性也不应该只有一种样子。我只是比较幸运地有机会讲出自己的处境，还有更多女性只能靠自己一点点去消化。”

她更关注的是，舞台是否真实回应了自己的生活。在她看来，脱口秀并没有改变她的人生轨道，而为她解锁了一个新的世界。“人到中年，如果没有爱好，生活会比较空虚。”

燕子的“中年叛逆”也悄然影响着身边环境。俱乐部里，女性演员的身影在逐渐增加。

“人生没有十全十美，但我们可以努力让它更丰富、更有趣。”在燕子看来，“每一个人都有权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，而不是别人期望的样子。”

从“受助者”到“助人者” 一场无障碍音乐会重启她的音乐人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



音乐会上，杨博与搭档吴达兆和朱梓浩表演《阿里山姑娘》 受访者供图

柔和的灯光下，轮椅上的杨博指尖触弦，与吴达兆老师共同演绎《良宵》，悠扬的旋律缓缓流淌，没有繁复的音响，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……12月1日晚，在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大厅里，一场“以音为桥，让爱流动”的不插电音乐会，让在场观众热泪盈眶。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国乐系的青年二胡教师杨博，身着素雅演出服，背后是2023年坠梯事故留下的终身脊髓损伤与截瘫，眼前却是被音乐串联的无数张笑脸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她眼含热泪。这场由她总策划的音乐会，不仅是一次艺术呈现，更是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服务实践的生动注脚。

弦断又续：在轮椅上重启音乐人生

杨博的音乐生涯，曾在2023年7月戛然而止。一场货梯坠梯事故导致她腰椎爆裂骨折、脊髓神经严重受损，从此与轮椅为伴。“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，上过那么多次台，教过那么多学生，突然连踏上舞台、走到孩子们身边的能力都没有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杨博的声音带着哽咽。术后的日子里，24小时不间断的神经痛让她难以安睡，更让她陷入深深的自卑与迷茫。

改变始于2024年的一次偶然相遇。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创新实践项目负责人李灵漫赴医院交流，意外见到了穿着病服、眼神黯淡的杨博。“当

时她刚能勉强走出病房，工伤康复医院的老师说，这是个特别爱音乐的姑娘。”李灵漫回忆道。作为高校博物馆从业者，李灵漫始终坚信，“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不应局限于科研与展览，更要让文化之光照亮每一个角落”。彼时，博物馆正联合辛亥革命纪念馆筹备首场无障碍音乐会，她当即向杨博发出邀请：“来当我们的演出嘉宾吧，音乐不该有门槛。”

第一次走进音乐会现场，杨博被深深震撼。30米长的“有声展览”，以四个乐章串联近代岭南历史，终点的提问直击人心：“当我们赞颂振聋发聩的历史之声时，是否想到残障朋友‘感受音乐’本身就是一种奢望？”更让她动容的是现场细节设置：轮椅使用者的前排专属座位、全程陪伴的手语翻译、允许导盲犬入场的温馨提示。

“那天我演奏了改编版《越人歌》，台下有听障观众跟着手语老师‘聆听’，有

考虑患者的康复需求，又要打造纯粹的音乐氛围，还要兼顾各种无障碍细节。”处处皆是考验的工作，需要长时间投入，但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、引发压疮，因此她每天带着闹钟工作，每隔半小时就中断事务缓解压力；神经痛发作时，她就趴在病床上敲键盘修改方案，针灸治疗的间隙，也仍在和团队沟通活动流程。

音乐会当天，杨博从早上10时抵达现场，直到晚上9时许演出结束，连续超11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让她双腿肿胀。但当看到7名坐轮椅的孩子登上舞台，表演手指舞《把未来点亮》时，她的所有疲惫都烟消云散。“孩子们年龄虽小，却有那么大的能量。他们的下半身无法动弹，就用手指跳出旋律，笑容那么天真又有力量。”杨博满心触动，觉得所有坚持都值得。这个节目也赢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，掌声里有感动，更有对生命的敬意。

那场演出结束后，杨博足足躺了两天才恢复过来，但她乐在其中：“当看到烛光下，健全人与残障人士并肩聆听，当收到那么多感谢留言，我知道，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。”

“音乐是跨越障碍的通用语言，能让不同的心走到一起。”这是杨博最深的感情。

微光成炬：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份温暖

“真正的无障碍，不仅是物理空间的畅通，更是心灵层面的接纳。”李灵漫说。这场音乐会的成功，正是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无障碍服务实践的缩影。多年来，该博物馆始终践行“让每个人平等享受艺术”的理念，从“博物馆无障碍创新实践”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起步，联合多方举办融合音乐会、无障碍展览，逐步

构建起全链条的无障碍文化服务体系。“我们不想做‘残障人士专场’，那样反而会造成新的隔离。”李灵漫解释，“我们希望打造真正包容的环境，让健全人与残障人士同坐一堂，让残障朋友既能作为观众，也能作为演员、策划者、志愿者，在文化参与中实现社会融入。”

“以前我总觉得自是个‘病人’，是博物馆的项目让我重新找到了自身价值。”杨博坦言，练琴对现在的她而言仍是一种挑战，每次练琴都会引发剧痛，她只能练一会儿歇一会儿，但在活动现场，她却能咬牙坚持十几个小时，“工作带来的获得感，能暂时冲淡痛苦”。她多次提到：“没有星海音乐学院博物馆的项目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里不仅给了我发光的机会，更让我明白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，而是平等的权利。”

“我希望未来有更多人能感受到这份温暖，希望每位残障朋友都能勇敢追梦！”杨博说。

记者 手记

这场没有华丽布景的音乐会，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它早已超越了艺术本身。星海音乐学院的无障碍实践，从来不是简单的“特殊照顾”，而是像李灵漫说的那样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被看见、被尊重的心灵接纳。

杨博的故事更让我读懂：当文化不再有门槛，当接纳成为本能，每个曾被命运设限的生命，都能在平等的土壤里挣脱束缚，蓬勃生长。而这份生长的力量，也印证了无障碍最真的意义：不是消除差异，而是让每一种差异都能被温柔以待。

